

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致敬作品

贺辉军◎著

# 血沃梅山

一部详细描述游击队抗日战争的史诗

梅山汉子霸蛮匪气，敢打敢拼  
梅山女子野性痴情，敢爱敢恨

CSB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血沃梅山

贺辉军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血沃梅山/贺辉军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404-7269-6

I. ①血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86504号



## 血沃梅山

贺辉军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陈小真

封面设计: 弘毅麦田

版式设计: 流帽图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80 mm 1/16

印张: 21.25

字数: 350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269-6

定价: 36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—

冯辉从牛席馆出来，打了个饱嗝，朝观澜书院走。水酒喝多了，膀胱有些胀，牛席馆后面茅厕又矮又黑又臭，兵爷不想去，只好去隔壁书院方便。一路上老有一张乖态女人的脸在晃。那是老板娘，水蛇腰，胸好大，两只奶子胀得连扣子都有些绷不住了！

梅山话，乖态就是漂亮。漂亮老板娘叫王洪波，才二十多岁，寡居有一年了，如今带着个两三岁的女儿燕子，在这马溪边开着一间牛席馆。马溪是条小河，从西南隆回境内流过来，擦着村子边边又向东流过去，再拐个弯往北注入资水。村子地处梅山腹地，沟沟岔岔，面积老大一片，人口却并不多。不晓得什么年间，村里人在河边建了所学校，朝观微澜泛漪，暮看红霞漫天，于是学校就叫观澜书院。王洪波的牛席馆傍着书院建在河边。

按冯辉的习惯，尿胀了，完全可以掏出家伙直接朝河里射。他一个兵头将尾的排长，又不是秀才，没必要斯文。可看看老板娘，他还是忍住了。这老板娘实在太勾魂，为一泡尿在她面前掏家伙，太不划算。冯辉想着老板娘，裤裆撑起老高。可他不在乎。又打了个饱嗝，就到了书院厕所。松开裤，家伙却一挺一挺的，射不出尿来。日你老板娘个屁！他快活地骂着，

憋了好一会才算开了闸，将一泡牛尿射了出来。

冯辉射过尿回来，一排兵还乱糟糟地在屋外地坪里吃三合汤，在猜拳喝水酒。冯辉就有些生气，骂：“嘴巴都辣成猴子红屁股了，还要吃！”

三合汤是梅山特产，外人吃不出个名堂，只晓得辣。其实，一碗正宗的三合汤，鲜嫩的牛百叶，细腻的牛血块，大片的牛肉，佐以八角、桂皮和茴香，浇上山胡椒油、米醋，再拌上辣椒粉，撒上香葱，那是色彩浓艳，又香又辣。几口三合汤下肚，脑门冒汗，口中生津，腹内生热，胃口大开。辣固然是辣，但那妙处又绝不是个辣字能讲得全的。

冯辉对三合汤早有耳闻。73军奉命开进梅山，阻截日军，团长宣布梁师长、韩军长命令的时候，冯辉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就是三合汤！

“排、排长……这酒好、好喝……来，兄弟再、再敬你一碗……”有个兵一踉一跄的，向冯辉举起一碗酒。

冯辉就喝一声：“马汉，你舌头都打卷了，还喝？看不醉死你！”

冯辉对水酒的厉害是领教过的。梅山地域盛产水酒，甜而不腻，醇而不烈，再不会喝酒的人，也能喝上三盅。但这酒后劲足，一旦过量，特醉人。因此再能喝的人，也不敢贪杯过量。他第一次喝水酒时不晓得深浅，醉了个一塌糊涂。

“在蓝、蓝田尖、尖山岭……子弹从脑、脑壳上过……头发让小日本给推、推了条缝……命都碰到阎、阎王老子鼻、鼻尖了……这回到梅、梅山，子弹不晓、晓得会往哪、哪儿打呢……醉死好、好呀……”叫马汉的那个兵看排长不喝，将手收回来，一仰脖子，咕咚咕咚自己又喝了。

“日你祖宗十八代咧！韩军长布置我们扎口袋，你倒好，没上战场，倒先成了醉鬼！”冯辉抬起手晃晃，欲打还休，一脸的恨铁不成钢，“亏你姓着个马字，算我半个本家。还正宗是个老乡，丢我蓝田三甲人的脸哩！”

前几天，日军从邵阳沿龙山脚下一路过来，本是要攻梅山，去湘西。却临时生个主意，攻白马山，要顺道窜犯蓝田，“补充一下给养”。梁师长和冯辉、马汉等不少官兵都是蓝田三甲人。三甲地处蓝田街上和白马山中间，离蓝田街上和白马山都只有五六里地。蓝田是安化一座古镇山城，为躲避战火，长沙不少学校、机关都搬到了这里，如今热闹得很，有“小南京”之称。要是日本鬼子进了古镇，杀人放火，那可不得了！三甲人曾颇为自

豪地炫耀，逢人就讲村里有四十八个后生家在部队上“吃粮”，四十八条趟皮带子崭齐的；还扳大话，讲哪个屋里出了个排长，哪个屋里出了个师长，威之武之。现在日本鬼子来了，父老乡亲都盼着这些“吃粮”的带兵回来救命咧。不晓得梁师长是出于公意还是顾及乡情，反正是将他的15师部署在蓝田和白马山之间的三甲尖山岭，跟日本鬼子狠狠干了一仗。日本鬼子炮弹轰得那个狠呀，尖山岭都几乎炸成了马蜂窝，可他们就是坚守不退。后来发动反攻，子弟兵们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，连当地一些老百姓都参加了战斗，梭镖锄头全成了武器，打得日本鬼子鬼哭狼嚎，溃不成军。结果呢，日本鬼子不进蓝田了，重又按原计划窜去了梅山。打日本鬼子，莫讲脑壳上推条缝，就是拿出命来，那又如何？梁师长讲了，大丈夫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有什么好怕的！

老板娘王洪波送酒出来，见冯排长正骂着，还晃着巴掌作势要打人，忙拉住了，笑道：“大兄弟，都讲鬼子不是人，是鬼，能不怕？”

小燕子开始时见那些兵挎着枪，有些怕，就倚在娘身边，不敢吱声。这时候见他们喝多了酒，舌头打着卷，走路一踉一跄的，跟村里的大爷大叔没什么两样，胆子便大了，就拍着小手手，对着马汉又跳又唱：

哒哒哒嗒，  
吃粮去；  
炮子响，  
讨米去；  
狗咬人，  
回家去！

“吃粮”就是当兵。过去梅山人外出当兵不是为打仗，为的是吃粮填饱肚子。

“燕子你胡唱什么呀？叔叔才不是怕死鬼咧！”王洪波对小燕子嗔过，又回头对马汉说，“兄弟，鬼子也只有一个脑壳两只手，没得三头六臂，有什么好怕！来，喝了嫂子这碗酒，阳火高三尺，什么卵都不怕！”

兵们就嘻嘻哈哈笑：“老板娘年纪轻轻，又这么乖态，当然什么卵都不怕啰！”

冯辉忍不住噗的一声也笑了。王洪波瞥一眼，又满满倒一碗酒，递过去：“笑什么笑！你也喝一碗，阳火高三尺，百无禁忌，鬼都退三十里！”

冯辉看老板娘倒酒端酒敬酒，俯仰之间，两只大奶子若隐若现，嫩豆腐一般，就有些按捺不住，趁接碗的工夫，就势在胸脯上摸了一把。

王洪波在冯辉手上狠狠一拍，半嗔半恼：“让你揩油！”

冯辉嬉皮笑脸道：“揩油？要吃你老板娘豆腐咧！”

这时店里慢慢腾腾踱出一个瘦瘦精精的汉子来，手里端一杯酒，抿了一口，对冯辉阴阳怪气道：“畏敌脱逃者杀，奸淫民女者杀。长官，梁师长的‘三必杀’里，你怕要占下两条咧！”

兵们看时，见那汉瘦得有些稀奇古怪，恰似骷髅上蒙了张人皮。眼眶像框了个黑圈，将眼珠从苍白的脸上区分开来，于是更显得眼球凸出，像只金鱼。兵们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看他十足像个吃烟土的，就喝道：“鸦片鬼，你看见兵爷畏敌脱逃了？奸淫民女了？”

瘦汉讲起话来也是慢慢细细的：“白爷是没看见兵爷畏敌脱逃，奸淫民女。不过嘛，白爷没看见并不等于没有呀！白爷掐指一算，比亲眼所见还准咧！”

自称白爷的瘦汉叫白紫凡，白佬的崽。白佬是白姓族佬。而白姓在村里向来是富族，办煤矿，经营水运，来钱的路子多的是。煤矿虽小，只是靠十几个窑牯佬用竹篾往外担煤——其实也不完全是担，更多的时候是背，是驮——但那哪是煤，它根本就是乌金，是白花花的银圆呀！水运就更不用讲了。马溪虽是小河，却能入资水，下益阳。运上一船煤，到益阳就能换回白花花的米，生意好得很。村里王、白、石三姓，王姓烧的坛子，石姓打的山货，都得靠白姓的船运到益阳去，才能换回大米、盐巴、布料，都有求着白姓的时候。如今，这经营上的事，白佬都交给白紫凡了。白紫凡就自负得不得了。一群兵牯子，用白紫凡的话说，几个系翘皮带子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你一个吃粮的，敢在白爷眼皮子底下调戏良家妇女？

白紫凡一只手不住地摩挲着下颌，一边就瞥了王洪波一眼。二十几岁的王洪波，虽说有了个两三岁大的女儿，但在白紫凡眼里，比十七八岁的黄花女还水灵！

冯辉也不恼，笑道：“梁师长的条例里还有一条，贩烟吸烟者杀，鸦片鬼，



这条你怎么漏下了？”

白紫凡端杯的手抖了一下，有些急：“胡说！莫讲白爷不吸烟土，就是吸了，白爷不是队伍上的人，梁师长的条例管不着！”

兵们就七嘴八舌讥他：

“鸦片鬼，你不是队伍上的人，梁师长的条例管不着。你倒管得着梁师长队伍上的事了？”

“你脚把子比别个手把子还细，还想英雄救美喽？”

“鸦片鬼，你是不是看上老板娘了？人家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能看得上你？就算看上了，你身上没得四两肉，床铺上能奈何得了老板娘？”

“你看看我们排长吧，高高大大，壮壮实实，这才叫条汉子咧！你还敢和排长较上劲了？你敢跟排长比试试么？”

马汉忘了刚才排长骂他的事，也跟着起哄：“鸦片鬼哪能和排长比？还是老板娘上吧！老板娘，排长是个老把式，床上功夫可好了，三十六招招招耍得全，你敢比试试么？”

讲起床铺上的事，马汉酒都醒了一大半，舌头也不打卷了。

一群兵大都是湘人，一个个喷着本地土话，粗的细的，素的荤的，把白紫凡气得不行。本来白爷嘴巴上的功夫十分了得，三五十里方圆之内，那可是出了名的。挖苦你，你半天反应不过来！一伙吃粮的，竟这般戏弄白爷，按理白爷自当还以颜色！可兵牯子们七嘴八舌，白紫凡哪插得上话？真应了那句老话，秀才碰到兵，有理讲不清！

开始时，王洪波见白紫凡替她出头，有些怪他多事。她一个店老板，几句痞话，见得多了，哈哈一笑，难不倒人，要他多什么事！就在一边烦恼的，不搭腔。这会见话题又扯到她身上，就笑道：“冯排长本事大，和鬼子去比喽！杀得了鬼子，才算好汉咧！和我比算什么狠！”

冯辉又嬉皮笑脸：“上过你老板娘这个战场，再上抗日战场，替韩军长扎紧口袋，绝不让鬼子过了雪峰山去！哪怕和鬼子拼了血命，老子死而无憾！”

这时候从书院那边一冲一冲走过来一条大汉，老远就打炸雷般应声道：“哪个要比？来来来，先和老子比比！”

排长刚称过“老子”，又来一个称“老子”的，大家不由都朝那大汉看过去。见大汉牛高马大，光着头，胡须蓬勃，跟鲁智深似的，就都笑：

“花和尚，没说要和你比呀，排长是要和老板娘比哩！”

王洪波忙笑道：“石掬抢，你来得正好。冯排长称狠咧，讲十八般武艺般般过得比，你就跟他比比看喽！”

叫石掬抢的汉子走过来，瞥一眼冯辉，见冯辉正嬉皮笑脸着，想起刚才兵们说排长要和老板娘比试的话，不禁疑惑，脸有些不好看了。就瞪住冯辉：“你要和老板娘比哪样？”

“我晓得老板娘是个寡妇咧，关你屁事！”冯辉正在兴头上，不满意石掬抢插上一杠。“妈拉个巴子的，还唬着个脸，你朝兵爷唬什么脸？”

兵们趁机起哄：

“排长，不关屁事，关卯事咧！”

“卯事？一个寡妇，没得老公，能有卯事？这世道真是稀奇哦！”

“家老公没有，野老公总有的嘛！”

“野老公个个做得！”冯辉突然起高腔朝石掬抢吼道，“我就和老板娘比床上功夫，又怎么了？”

石掬抢气得脸都茄子般紫了，三两下扒了衣，赤了膊，腾地跳到地坪中央。石掬抢一脱衣，胸毛便漫山遍野张扬开来，且颈上生一颗痣，痣上长一根须，又粗又长，叫人一惊。接着双臂一屈，一绷劲，就有几坨肌肉鼓鼓地凸起，让人心里一凜。再一扭腰，一瞪眼，突然炸雷般暴吼一声，一排兵就全吓了一跳。石掬抢吼过，已朝冯辉站成一桩，左手虚张，右手蓄势，虎视眈眈以待。

冯辉看一个山野汉子竟敢向他叫阵，一边哈哈哈哈哈直笑，一边倏地拔出手枪，朝石掬抢直逼过去。

王洪波急了，忙放落酒壶，跳了过去，一手抓了冯辉手腕，一手挽住石掬抢胳膊，叫道：“你们要怎么比？”

冯辉和石掬抢都布着阵，不肯输势。

王洪波又说：“要比可以，在这里只能文比——挺扁担！”

石掬抢就挣脱王洪波，到墙边拖条扁担，朝两只手板心各吐一口唾沫，将扁担朝冯辉倏地伸过去：“你要是挺不赢，我一扁担收拾你！”

冯辉本不想和一个山里人挺什么扁担。倒不是被石掬抢吓住了，怕比不过。军人比武，要么拼刺杀，要么比射击，最不济也要摔个跤。挺扁担，那是山里人拼蛮力的比法，土得掉渣了，有失军人脸面！不过当着这么多

部下，尤其当着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不管什么比法他也得应承下来。好在比蛮力他也不怕。军里大比武，他冯辉力大无穷也是出了名的，连梁师长都夸，说为15师争了光咧！就收了枪，伸手将扁担接了。

一排兵将两人围住，一齐起哄。两人面对着脸，都前弓后箭站了桩，左手撑腰，右手各抵住扁担一端，渐渐运力，朝对方挺过去。

兵们都以为冯排长必胜无疑。排长是在军里参加过大比武的咧！花和尚强是强，总不能强过排长去喽！

只有王洪波晓得，石掬抢绝对输不了。

石掬抢叫石彪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武把式。梅山自古尚武。雪峰山脉南起湘桂边境大南山，尾翼伏于洞庭之滨，横亘湖南西部，绵延六七百里，自西南向东北将沅水与资水隔开。其西侧为湘西丘陵，东侧为湘中丘陵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古梅山“东接潭，南接邵，其西则辰，其北则鼎、澧”，几乎与雪峰山脉相始终。村子位于雪峰山脉中部东麓，属梅山核心地区，习武之风自然更盛。石彪自幼习武，加上天生神力，三五十里之内，无人能敌。平日里一些后生家聚到一起讲狠，挺扁担，掰手腕，几乎就没见他输过。用梅山话讲，是把硬角。

有那么两分钟，扁担静静地横在空中，像定住了。冯辉眼盯着石彪，排山倒海般运着力道，恨不得一下将扁担挺过去。石彪不看冯辉，也不看众人，只虚虚地看着前面，看似并没怎么用力，可扁担却不后移半分。渐渐地，冯辉脸开始憋得发红，又发紫。又过了半分钟，冯辉手一软，突然就溃败了。似乎并不是石彪挫败了他，是他自己撤下了。

冯辉有些尴尬，脸一会发白，一会又发红。红过之后就看着石彪，恨恨道：“挺扁担是你赢了。不过每日里你使的是扁担，我使的是枪。挺过扁担，还得比枪才公平。比枪比赢了，才算你狠！”

冯辉本不想要这“公平”。要了公平，就把自己和这山野汉子摆在同一位置上了。可挺扁担没挺赢，他得挣回这面子，没办法！

石彪并不以为这“公平”有什么不公平，只问：“怎么比？”

这就是应下了。敢认可，敢应下，冯辉觉得是对他的藐视。就冷笑一声：“还怎么比？射击呀！”

“射——击——？”石彪愣了一下，“那我用銃！”

在村里，石姓大多是猎人，家家户户都有銃。只是石彪已封銃多年，

早已不再打猎。不过封銃是封銃，在冯辉面前，他可不想输势。既已经答应比射击，不妨回家把銃拿来，开封好了。

“銃？”那些兵牯子就哈哈全笑了，“打麻雀么？”

冯辉不笑：“不能用銃。打銃不是射击！”

石彪不以为然：“怎么不是射击？枪打一条线，銃打一大片咧！”

冯辉直摇头：“銃打一大片，就更没法比！”

石彪没得好气了：“不比拉倒！”

冯辉激他：“怕了是吧？你要是怕了，那就算了！”

这时候冯辉其实真怕石彪一甩手走了，那个零比一就没有办法挽回了！那可真是他一个军人的耻辱咧！

“崽才怕你！”石彪一攥拳，又要站桩。那拳头有钵子大。

冯辉想一想，说：“不怕就好！不过銃是不能射击的。我让你一步，不射击了，比对刺。对刺总得要得吧？”

石彪没有作声。让我？拼刺刀是你兵牯子的当家活，哪天不刺几百下？就好比农人做工夫，哪天离得开锄头扁担？还讲让我，扯鬼哄咧！

冯辉看石彪不作声，继续激：“再让你一步，你使不惯枪，就不使枪好了。拿銃也好，拿扁担也好，当枪刺就行！”

“花和尚，不敢了吧？冯排长是两匹马咧，你再强，强得过两匹马？还是识相点，趁早少管老板娘的闲事吧！”兵们起哄。

石彪听兵们又拿王洪波说事，来火了，一扁担就要扫过去。

王洪波阻住他，问那些兵：“冯排长怎么成了两匹马？”

兵们看漂亮老板娘发问，更起劲了：“冯排长姓冯，‘冯’字不就是两匹马？老板娘你不认得字吧？”

王洪波一听乐了，一指石彪：“你们晓得他叫什么名吗？叫石彪！按你们的讲法，那个‘彪’字，不成三只虎了？两匹马敌得过三只老虫？”

老虫就是老虎。石彪听王洪波讲他抵得三只老虫，来劲了，又向手板心里吐了口唾沫，朝冯辉吼一声：“拼刺杀就拼刺杀！我也不要你让，就拿枪和你比，免得你比输了又讲三讲四！”

“输？”冯辉冷笑一声，“癞蛤蟆打哈欠，你好大的口气！”

冯辉这声冷笑可不是无根无蒂的。梁师长带兵，一讲士气高，二讲功夫硬。梁师长手下的兵，拼刺刀哪个不是好手？何况他冯辉又是好手中的

高手，长子中的尖子，还能比不过一个山野村夫？笑话！

石彪可不知道这些，也不去管这些。什么“娘”师长的兵“爷”师长的兵，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兵他也不怕！他石掬抢比武比得还少？哪号阵仗没见过？

看石彪终于同意比了，马汉忙递上枪。兵们都起着哄，要看石彪出洋相。

石彪牛高马大，冯辉腰粗膀圆，真是难得的好对手。

冯辉一出枪，先挽了个花，算是礼节；随即就嗖的一声，左挑右刺，势若蛟龙，朝石彪直刺过去。他先输了一局，他一个军人竟在一个山里汉子手里输了一局，就算立马补回来也已经是慢了，哪还会去讲什么斯文？于是那枪立马就呼生风，晃成了一道白光，像是活了，像是有精气神附体了，不像是冯辉在使，倒像是它自个儿在朝石彪扑咬。

四周的人立即就被晃花了眼。

石彪没使过枪，不像耍棍耍刀那么称手，动作有些生硬。不一会他就有些招架不住，一步步往后退。

石彪退一步，冯辉就跟一步，步步进逼。

噢！噢！噢！噢！兵们来劲了。

王洪波看刺刀白晃晃的，急了：“冯排长，点到为止哦！”

冯辉看老板娘为石彪着急，枪逼得更紧了。石彪已经不是被动，简直有些狼狈了。不，是狼狈不堪！

小燕子倚在娘身边，眼睛盯着场上胡子叔叔，手却紧紧牵着娘的衣衫。王洪波抚了抚她小脸，让她莫怕。其实她自己都怕得不行了。平日里石彪比武，她看都不用看，晓得肯定是赢。她和石彪一样自信。事实上，石彪一回也没让她失望过。不晓得为什么，这一回，她心里特别没底，有些发虚。

场上形势一边倒。冯排长的刺刀，像蛇信子，在石彪前后左右闪动，让他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

石彪看冯辉越逼越紧，又听兵牯子们喊得起劲，不由火起，心一横，豁出去了。比武斗狠，打架斗殴，他从来就没有输过。今日更不能输了，一输，会把王洪波输出去了。他也不管冯辉的刺刀往哪刺了，他只管按武术套路耍自己的枪。左一枪，右一枪，一枪更比一枪快。这枪在他手里就是棍，就是刀，捅，戳，砍，削，怎么顺手怎么来！

冯辉逼得紧是逼得紧，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。他只想让石彪挂点彩，见点红，甚至出个洋相就行，那他就挣回面子了。没想到这蛮子会不要命了，一招一式全不是对刺，却每一招每一式都让他避无可避！

冯辉就有些恼，心想顾不了许多了，是死是伤，都是他石彪自找的，怪不得他冯辉手下无情了。心念一动，手上就加了劲，要将浑身解数全使了出来。没想到这一分神，石彪曜的一刀削过来，他本能地一偏头，只感到左耳忽地一凉。他一惊，忙伸手去摸耳朵，竟摸到满手鲜血！

冯辉怔住了。

石彪怔住了。

王洪波也怔住了。

一排兵全怔住了。

大家都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，一时就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怔过之后，那些兵才唰地端了枪，朝石彪逼过去。

石彪还怔在那里。

王洪波清醒过来，喊：“跑，你快跑呀！”

“跑？看你往哪跑喽！”一排兵齐声吼道。

马汉走过去要收回自己的枪。石彪想都没有想，一抬手就把枪抛还了他。另有几个兵就去扭石彪。

王洪波打起飞脚跑进屋去，随即旋风般舞着两把菜刀出来，朝兵们冲过去。

白紫凡拉她：“你疯了？惹不起躲得起，快跑呀！”

王洪波甩开白紫凡，冲过去背靠背倚住石彪，一边不停地舞动手里两把菜刀，一边叫：“哪个敢动他，我就剁哪个！”

她怕是真疯了。

这时书院里出来一个穿长蓝衣的先生，朝王洪波喊：“把刀放下！”

又对兵们说：“先不要动。”

那先生三十来岁的样子。看他穿着，斯斯文文的。看他两目熠熠生辉，不怒自威，又不像是个教书先生。

“陈先生……”王洪波要向那先生申述。先生姓陈，隔里隔壁的，王洪波自然认得。

而那些兵并不理会陈先生这一套：“你以为你是梁山泊军师吴用呀？”

空口白舌的来劝架！排长挂红了，能凭你一句话就算了？”

一部《水浒传》，一百零八条好汉，梅山地方哪个都晓得。那些当兵的自然也晓得。梁山泊那个军师吴用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在晁盖庄上，硬是把斗狠的刘唐和雷横劝开了哩！可吴用号称智多星，你陈先生是什么星？能劝得开架么？

“不要劝，我不怕他们！”石彪推开陈先生，又推开王洪波，梗了脖子说。是呀，他石彪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还能怕了几个兵痞子？

陈先生就拉住冯排长，在他耳边悄声道：“这种事，闹大了对哪个都没有好处。莫讲梁师长军纪严，就是王团长那里，恐怕也没法交代吧？你好好想想。”

冯辉一怔，不觉多看了陈先生一眼。不简单咧，一个教书先生，竟晓得梁师长，晓得王团长！梁师长名头大，他晓得也算不了什么。怎么连王团长他都晓得？这先生一定不一般！更不一般的是，他一句话就讲到了点子上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！是咧，要是王团长、梁师长晓得他在外扰民，调戏民女，那还得了？不得将他军法处置？这样想着，一下没了底气：“这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轰！轰！两发炮从寨子山那边飞过来，一发落在马溪里，冲起几丈高的水柱；一发打中观澜书院，将青砖楼房左边掀去了一角，飞起的瓦片将旗杆上的石氏大旗划成了两半。砖头瓦片还没有落定，已有一片火光冲天而起。

“鬼子来了！”兵们叫起来，有些乱。

小燕子吓得哭了：“娘！娘！”

王洪波将小燕子抱起来，搂在怀里。

冯辉顾不上耳朵，也顾不上石彪了，趁机下了台阶，喊：“归队！”

冯辉跨上马，加了一鞭，噤噤而去。一排兵就乱糟糟地跟着，跑过小石桥，往马溪对岸去了。

观澜书院前有对石狮子，怕有几百斤重一个，平日里没有哪个能摇得动。石彪走过去，一攒劲抱起来一个，走几十步，放到马溪的小石桥上。再回头又一攒劲抱起另一个，走几十步，也并排放到了小石桥上。

他要挡住冯辉的马，不让他们再过来！

陈先生看了眼马溪对岸渐渐远去的兵，又看了眼忙着搬石狮子的石彪，

若有所思。

其时正是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。这个春夏之交，对马溪边的这个村庄来说，注定不会平静。

## 二

马溪是条小河，“马溪”也是个镇子，与王姓、白姓、石姓所在的村子，只隔着一座寨子山。这些天，镇子里蝗虫般涌来了几千日本兵。

日本人看中了向三爷家大院，要将司令部驻进来。

作为方圆几十里内的第一富户，向三爷一向的做人原则是不惹事、不怕事。其实这也是向家祖上传下来的信条。对地方上的家长里短，只要事不关己，向家历来都是避而远之。就算是族内的是非，他也懒得管。“不惹事”让向家少了好多麻纱事。

而事情一旦落到自己头上，向家却又从来都不退不避，敢于面对。

就说寨子山那条山界吧，那年发大水，在山界旁冲出来一条沟。邻家生了贪念，将原山界悄悄填了。等草木一长，原山界不见了，冲出来的水沟成了新的山界。新山界朝向三爷那边移了有那么两尺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。何况向三爷那么大个家业，他哪会晓得山界左一尺右一尺的事！

偏偏向三爷是个有心人，莫讲两尺，你就是移过来两寸，他也晓得。向三爷在山上走了一圈，对邻家说：“山界移过来两尺三寸，将我二十八棵树划到你那边去了。烦你有空时将沟挖回原山界吧。”

邻家不认账：“好好的山界，它自己怎么会移？不可能呀！”

“山界自己当然不会移。但移没移各人心里清楚。”向三爷冷冷一笑，“你没空挖是吧？那我要长工去挖！”

邻家口气很硬：“山界在哪那是有契书标定的，哪能随便改挖？向三爷你不能以势欺人咧！”

邻家晓得，契书上哪里标得清山里一尺两尺的事！就有恃无恐。

“我向某绝不会欺人，不过也绝不容许有人欺我！”向三爷话说得不软不硬，脸上还带着笑。

那事后来闹得很僵，还差点起了冲突，邻家终是不肯认输。直到后来



申了状子，双方都花了不少费用，才判决清楚。山界终是挖回了原处。那二十八棵树又划归了向三爷。向三爷将那二十八棵树砍倒，又另砍了几十棵树，在寨子山大坳上修了个茶亭。

“不怕事”让向家立了威，无人敢轻易冒犯。

向三爷却又是地方上有名的大善人。修路架桥，周济邻里，有口皆碑。除大坳上的茶亭，寨子山大坳、小坳两条石板路，也是向三爷铺的。大大小小的菩萨，天上的，地下的，梅山地方的，向三爷都礼敬有加，从不得罪。善有善报，向三爷的日子一向过得和和顺顺。

现在日本人来了，要占他家院子，他本来是不愿意的。日本人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，他早有耳闻，他不想惹也惹不起。可日本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司令部箭直就驻进来了。看着日本兵那凶狠的样子，那白晃晃的刺刀，向三爷哪敢讲半个不字！日本人一来，让向家“不惹事、不怕事”六字信条全作了废！

向三爷不甘心祖传的规矩就这么废了，想和日本人交涉。

重广支队长朝他笑一笑，哇啦哇啦说了一通，翻译官也就朝他笑一笑，道：“重广太君说了，皇军，路过的，最多住三五天。只要好好接待，相安无事的！如果良心的坏了，不好好侍候皇军，死啦死啦的！”

向三爷一听“死啦死啦的”，晓得来者不善，不敢得罪。他想，实在不是他怕事。就算他动用所有的护院，调集所有的长工、杂役，也没法和日本人白晃晃的刺刀对抗咧！“不怕事”只能在地方上用用，应付官家都没用，要对抗日本人，更无异于鸡蛋碰石头，其结果只能是“死啦死啦的”！

向三爷自己宽慰自己，好在日本人只住三五天，权当一帮瘟神路过吧。菩萨保佑，祖宗积德，但愿真能相安无事，能在这场劫数中求得阖家平安。向三爷家财万贯，但人丁不旺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向阳，还是老来得子。虽说向阳妹子到蓝田国立师范读书去了，可保平安。可家里长工、短工、杂役算起来，有几十人，这么大一家子，都要平安周全才好咧！

向三爷让管家晓喻阖家上下人等，对日本人能避则避，不能避就尽量迁就一下，万不可惹出事来！向三爷晓得村里人是管日本兵叫“鬼子”的，他特别叮嘱管家告知院内老少男女，千万不能称日本人为“鬼子”。他担心一不小心让日本人听到，惹来杀身之祸，招致灭顶之灾。

向家大院看门的老头不见了，换成了两个持枪的日本兵。